



满月(外一首)

罗遇真

今夜到了它最圆的时候
 它浑身满是光辉
 将平日没有的皎洁溢了出来
 再洒向我们身边
 我看到你的后背一片光明
 你的脸在那温柔中露出智慧
 然后有昙花那样的宁静
 落在你肩上
 你走在月光中
 仿佛你就是月亮

明亮的美

月亮像白月季
 悬挂在黑暗中
 明亮,忧愁,一语不发

有时我站在门前看天
 到处是黑暗的
 只有那一朵清纯的白月季
 盛开在空中

月那么圆,那美丽的光芒
 像鲜花衬托着雾
 温柔,忍耐地
 穿透这黑暗



回家

叶新福

散文

小小说

花招

谭圣林

老钟校长是泥腿子上岸的民办老师出身,50岁出头,婆娘是系着围巾裹着头巾的农妇,早些年这样的组合,喊作半边户。所以,老钟校长经常上午还在村联校课堂传道授业解惑,下午就雷急火急骑着单车赶回家,和婆娘一起,挎把钩刀,上山砍柴背树。教书耕田两肩挑,老钟校长练就了一扇虎背熊腰的铁身板,加上一脸络腮胡子长势生猛,学生一个个都怕死了他。

开学第一天做课间操,全体学生围在四合院的小操场排队,五年级的调皮鬼范成山站在队伍后面,手脚发痒,时而伸脚绊一下男同学,时而扯一下女生的小辫子。

这还了得!老钟校长径直走过去,一把抓住范成山的手臂,拽到队伍前面,以示惩戒。

做完操,钟校长竖起脸,整好队,开始用客套话一五一十地训话:“同学们,刚才,我观察了一圈,大多数同学还是不错的,很认真地在做操。但是,也有个别同学,玩花招,讨逗逗,耍猴把戏,尽搞鬼名堂。我警告这些捣蛋的角色,要是依着我以前的火辣子脾气,我会像屠户宰猪一样不容客气。”

屠户宰猪,是客家人训斥晚辈的狠话,意思就是一把烂伞,用力往地上一戳,骨架就四散了。范成山伸出舌头,做了个惊悚的鬼脸。200多位学生鸦雀无声地听着。站在队伍后面监督做操的几位班主任老师,听到钟校长这句唬人的土话,扭过头去,忍俊不禁。

老钟校长双手背后交叉,继续训话:“同学们,我们一定要以严肃认真的态度,搞好体育运动。具体委很关心同学们的体育锻炼,准备给我们学校配备一根拔河绳和两个篮球。同学们,你们知道吗?在我们县里面,还有一个体委呢!”

学生听得似懂非懂,几位班主任老师,再一次躲到墩墙子后面,捂着嘴巴笑。

老钟校长不仅把调皮学生拿捏得服服帖帖,面对个别使花招的刁蛮家长,也有硬招应对。

那天刚吃完晚饭,校园四合院里传来一阵嘈杂声。五年级蔡成海的爸爸揪着范成山的衣领,大声叫骂。

“你为何要打我崽?你看蔡成海个子小,好欺负是吧!”

“蔡成海也打了我,我当然会还手!”

“你敢打我崽,我就敢打你这个没娘老子教的!”

只听得“啪!”的一记耳光响,蔡成海爸爸伸手打了范成山一巴掌。

“打人了!打人了!”围观的人群呼喊着。

“你是蔡成海爸爸蔡师傅吧,有什么事,跟我们老师讲清楚就可以,你不能动手打人。”班主任郭老师赶过来劝开,他对蔡成海爸爸早有听闻,这是个熔炉打铁的蛮角色,谁要是不经意碰他一根汗毛,他都会找茬发难。

“是啊,你一个成年人,动手打一个小孩子,道理上也说不过去嘛!”旁边有人附和着。

“这臭小子把我的崽打倒在水田里。你们怎么不管!”蔡师傅气呼呼地说。

“那你们也不能打人,打人犯法。”郭老师说。

“可以啊,那就要他赔偿医药费。”蔡师傅双手叉腰。

“小孩子嘛,搞在一起,难免磕磕碰碰,都有不对之处,都吃了点小亏。你不要太计较了。”郭老师早就领教过他,吃软不吃硬。上次在食堂吃饭,一位同学不小心碰倒了蔡成海桌上的空饭盆,摔在地上脱了几点瓷,蔡师傅硬是不依不饶,要那位同学花10块钱买个新饭盆作为赔偿。

这次矛盾,就是前天在学校旁边的田里玩耍,范成山取笑蔡成海是土骡子,两人发生口角,蔡成海顺手抓了一把烂泥,砸在范成山的屁股上开了花,同学们都哈哈笑起来,范成山恼羞成怒,上前一推,蔡成海直挺挺倒在田坎下。

“好啊,你们当老师的偏心,只晓得帮着这臭小子。老子今天就不服这口气!”

“老师都出面了,你还霸蛮做什么?”旁边有村民说。

“老师算个屁!镇长来了,我都不怕。”

真是碰上癞痢头了,围观的人群越来越多。

“什么什么,你敢公开骂老师!”老钟校长呼哨而来,一把拽住蔡师傅的手,“我们郭老师,虽然才18岁,却是堂堂正正的人类灵魂工程师,你晓得不?你看电视上,国家主席都说要尊重老师,你却在这里骂老师,胆子蛮大哟!”

钟校长越说越高昂,拽住蔡师傅的手也顺势加了一股钳力,话音刚落,一声“哎哟”,蔡师傅只觉手筋发麻,身子断片,一个趔趄,扑在墙上,引得大家伙哈哈大笑。

蔡师傅转身拍拍衣服上的灰尘,骂骂咧咧走了。老钟校长拉过范成山和蔡成海,不再评议打架的来龙去脉,而是拐着弯说:“你们在一起读书,真是前世修来的缘分。就说你们俩,聚成一团,饭就成山(范成山),菜就成海(蔡成海),哪里吃得完,富得流油,好多好的事情哟。”

老钟校长这么一说,范成山和蔡成海嘿嘿一声,引得大家都笑开了。

趁着假期,我专门带家人回了一趟老家炎陵。女儿上高中了,儿子下个月启蒙,在城里出生成长的他们,该好好认识一下户口簿贯栏中“炎陵”这个地方了。

炎陵是个偏远的山区小县,年岁不长,1994年因“巴有圣陵”炎帝陵,由酃县改为现名。以前炎陵交通不便,坐长途班车去株洲市里读书要颠簸4个多小时,如今全程高速,两地车程只有两个多小时。

回到老家,首先去了家族宗祠——叶家祠。翠杉掩映下,叶家祠古朴庄严、气势宏伟,屋檐还建起了军魂广场。站在宗祠前,作为叶氏族人,不觉心潮澎湃,异常地激动与自豪。1927年10月15日晚,率秋收起义部队来到炎陵的毛泽东,亲自在叶家祠的阁楼上为陈士榘、赖毅等6名新党员举行入党宣誓仪式,成立了第一个连队党支部——二营二连党支部,走出了实现“党指挥枪”战略思想的第一步。于是,叶家祠成为“支部建在连上”这一重要原则的发源地,在党史上具有重要地位。

听了一路介绍,姐弟俩迫不及待进到祠堂里。我结合室内红色展陈,仔细跟他们讲述在这屋里发生的重大事件及历史意义,他们入神地看,专心地听,完全沉浸于那硝烟弥漫的革命岁月中。

爬过一座陡峻窄窄的木梯上到阁楼,楼中间摆着一张四方桌,桌上盖一小马灯,灯下压着两张下垂的红纸。一张写着“C·C·P”,弟弟问是什么意思,姐姐说这是中国共产党的英文缩写。弟弟又问另一张,姐姐说是当时的入党誓词,还郑重地宣读了一遍。弟弟马上接话,“我知道了,共产党是干大事的,发誓要说活算数,不能违反!”我和女儿相视一笑,那跨越90多年的誓言,仿佛仍在耳边回响,铿锵有力。

小儿虽然懵懂,但他却说对了,共产党人就是

一群愿意用生命坚守信仰的人。大革命时期,总人口才8万多的炎陵,就有3.7万多优秀儿女为革命捐躯。这个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县,可谓一片革命先辈用生命和热血浸染的红色土地!我伯伯叶冬元,年少去当兵,在部队英勇善战,后去广东花青执行公务时不幸牺牲,年仅21岁。从我记事起,家门上方就有一块“烈属光荣”的红色牌匾,印象最深的是奶奶每次接烈士抚恤金时颤巍巍的手和伤感的眼神,直到她95岁高龄临终前,还不时念叨:“冬元,我冬元……”

回到县城,已夜幕降临,华灯初上。我们意犹未尽,兴冲冲地参观了炎陵红军标语博物馆、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团部旧址深泉书院、毛泽东指挥工农革命军第一团战斗遗址接龙桥等景点。“转战神农地,决策定井冈。”革命战争时期,毛泽东、朱德、陈毅、彭德怀等老一革命家踏遍了炎陵的山山水水。如今,行走在炎陵城乡,红军标语、革命遗迹、红色景点依然随处可见,正如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南时所形容的:“十步之内,必有芳草。”作为媒体人,我对炎陵的红色文化情有独钟,对何亚雄故居修缮、全国首座红军标语博物馆建设进行了大量报道,大力呼吁和点赞红色文物保护工作。

在城里兜兜转转,只见街道干净整洁、四通八达,人来人往,谈笑间竟然不着北了!1990年寒假,我从乡下来炎陵县参加全县奥数特训班,当时县城就一条街,坑坑洼洼的,晚上乌漆墨黑,很少有行人。近10年来,炎陵城区面积“长大”了近2倍,城市综合承载力也更强了,一座布局合理、环境优美、宜居、宜游、宜商、宜业的美丽炎陵新城悄然崛起……时光流转,县城的变化之大,有些出乎意料。

漫步街头,一支队伍引起了我的注意,这是一

随笔

目的地

朱洁

暑假我们从株洲自驾去张家界,车过常德,弟弟就耐烦了。“什么时候到?”他问。

“那还早着呢。”他爸爸一边开车一边回答。

“怎么还不到?”他嘟囔着,嘴巴撅得可以挂壶油瓶。

和焦躁烦躁的弟弟相比,他四岁的哥哥倒是“泰然自若”。他头戴红色耳机,张牙舞爪听着自己喜欢的音乐,模仿大人的口气对弟弟说,“听到没?离张家界还远着呢!你得学会等待!”

弟弟当然不会理他。于是继续追问,持续追问,直到哈欠连天,最后沉沉睡去……

到了张家界,我们玩张家界景区时,对目的地执着的那个人换成了哥哥。

听说张家界是电影《阿凡达》中潘多拉星球悬浮山的取景地之一,他兴奋得很。于是,悬浮山成为他此行的目的地,他以为抵达后,就能坐上空中坐骑,变身魅影骑士。

张家界景点集中,天下第一桥、神龟问天、迷魂台、后花园距离不远,况且这里独有的刀削斧切般的峰林,奇绝险峻,层层叠叠,“横看成岭侧成峰,远近高低各不同”,大有移步换景的玄妙,但眼前的美景怎能吸引他?他早就像异地恋中的情郎一样,心无旁骛地奔向悬浮山了……

只是结果让他失望了。他一路追寻,终于在乾坤柱那一站找到了一块石碑。那是一块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石碑,普通到稍不留神就会错过的石碑——齐他腰高,上面刻着“乾坤柱 阿凡达悬浮山原型”几个字。没有空中坐骑,没有魅影骑士,他终于望向乾坤柱以及它身旁的一片峰林,片刻后才恍然大悟,原来那一路直插云霄的奇峰兀立,就是一座座现实版的悬浮山,可惜没有水汽,没有云雾盘绕,所以也没有悬浮之感。

孩子们对目的地的执念,让我想起儿时和父母游漓江的情景。

从桂林市区到阳朔,游船载着我们溯江而上,穿行在驼峰般起伏的小山间,望着清澈的漓江、江上漂浮的竹筏、竹筏上撑杆的渔人、网尾立着的鸬鹚,我竟没有半点兴致,一心只想抵达这次旅行的目的地——阳朔。

阳朔,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地方?

我心怀疑问,一路追问,“到了吗?”“还要多久?”爸爸指着船外回答,“妹妹,这就是甲天下的桂林山水啊……”

也许我自小在山区长大,甲天下的山水也难以吸引我,我只希望尽快抵达阳朔一探究竟。后面的旅程,我一边问着“到了吗?”,一边看着对面坐的一位漂亮女士刷龙眼、吃油炸小螃蟹,留着口水被船摇着睡了过去……

船终于抵达了阳朔。那时的阳朔没有酒吧,没有民宿,没有人来人往,只有身着古装的刘三姐,她和大人们开心地对起了山歌。我没看过老电影,不认识刘三姐,只能漠然地看着他们唱歌,然后被他们带到一棵很大、很老的榕树下,最后被告知旅程结束,准备归程……

旅途是个过程,但那是所有大人的认知。简单直接的孩子在意的总是最后的那个目标。只是抵达之后,总有不过如此的失落感。但也许正是一次次在终点的失落,才让人们开始留心更多途中的风景。

张家界不是车行终点,悬浮山不是一块石碑,也许年后他们会有一次不经意的回忆时想起,又或许会在下一次故地重游时感慨。

记事本

怀念一棵桂花树

曾志田



每年八月,当大街小巷里面的桂花香好像迷路了一样横飘直荡的时候,我分外怀念远在故乡母校里的一棵桂花树。

桂花树是罗老师栽的。那是个阳光如锦绸般柔软明亮的日子,不知名的鸟鸣从海水般湛蓝的天空不时地跌落在校门前的小溪里。罗老师颇费周折从很远的山野上移过来一棵形态单薄的桂花树,他生怕弄伤了小桂花树的根系,小心翼翼地用小桂花树的根部留了很大坨泥土。罗老师招呼我一起给桂花树培土浇水。树栽好了,他用宽大的手掌,像抚摸一个孩子的头似的抚摸桂花树的树尖,说希望这棵树快快长大,以后年年飘香。

罗老师是我最敬佩的一位老师。上世纪90年代初,农村教师编制过少,许多学校的老师是从民办转公办过来的。但罗老师是正规大学生,我们上了罗老师的语文课,对他更心存敬佩。他的话少而精,因为少,我们很快抓住课堂重点;因为精,才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。之前我也遇到过不少语文老师,但他们大多只关注自己“教”,而造成学生被动“学”,比如他们能从莎士比亚扯到王小波,能从王熙凤身上窥视到人性压抑,但听了他们的课之后,我们脑壳里却全是浆糊,无法体会语言本身所具有的艺术美。

好在那时候我们没有忧愁,什么前途、命运啊,还没有资格在年少的脑袋里驻扎。我无限快活地混着日子。父亲母亲也难得管我,他们坚信我是来讨债的,上屋揭瓦也好,下河摸鱼也好,书读得好也罢,不好也罢。直到我遇到罗老师,他精彩的课堂唤醒了我的学习兴趣,把我从懵懵懂懂中拖了出来。

罗老师注重引导学生自主思考。课堂上他总要留出一段时间,让学生们自己思考讨论并总结。每篇课文他都要要求学生自己读三遍:初读,通读,精读。初读了解文章基本内容,有如泛一叶轻舟,轻松浏览,只求大意;通读把握文章结构、写作特色与中心主旨,有如胸怀丘壑,全局统筹;精读赏析文章艺术特色,重点聚焦,纵横捭阖,展示个性……

罗老师就文章深奥的地方、隐藏在文字

背后的意义给学生要言不烦的指点。他引导我们在文学的诗性世界里徜徉,让我们充分领略母语的魅力。

罗老师教我们如何阅读。比如,讲记叙文前,他会把有关记叙文阅读的要点和答题技巧的讲义提前发给我们,要求我们边初读边对照阅读要领做标记。他边阅读要领就是边阅读这座山的拐杖,没有拐杖就爬不了山,等长精神了才可扔掉它。等我们熟悉了阅读的要领及答题技巧之后,精读课文时罗老师在课堂上为我们一一点拨,我们便一下子豁然开朗了。当阅读大山被轻松翻越,我们一下子有了学习语言的自信,开始饶有兴趣地找些课外书来读。

我尤其敬佩的是罗老师对农村教育的坚守。罗老师教学成绩突出,在十里八乡都鼎鼎有名;文笔也好,在各类报纸杂志发表过许多文章,如果不是教学工作过于繁忙,我相信他在文学上会有更大成就。他本有多次机会进城,但他都婉拒了,他说自己的根在农村,想移也移不了。他曾跟我们开玩笑说,我走了,桂花树咋办啊?那一年,桂花树初绽开米粒小的花,那些白黄色的小花从绿得一塌糊涂的树叶里安安静静地挂出来,犹如挂着一个平凡又洁白的梦境。

罗老师经常教育我,桂花树要生长除了需要阳光和雨露,也需要泥土和沙砾和湿得发黑发臭的肥料。我认真阅读,默默积累,在罗老师的精心辅导下,终于跨进了大学的门槛。后来,我每年都要回母校栽一棵桂花树,带领着母校的学生们给它们培土施肥。现在母校已经有一片郁郁葱葱的桂花林了,罗老师栽的那棵桂花树已经有两尺围一丈多高了。微风吹来的时候,这棵桂花树首先迎风飘展,其他桂树随着飒飒作响,翻起一片凝碧的波浪。每到八月,桂花香气浩浩荡荡,把周围的农庄都淹没了,愈远愈是清新,使我惊讶那些看似平凡米粒大的花骨朵,聚集起来,竟有那么大的气力。

2018年,罗老师退休了,他特意到当初栽的桂花树下久久伫立不语。以后每一年,罗老师都来询问桂花树的长势。我知道,他挂念着那片桂花树林,就如我怀念那棵桂花树一样。

